

場，祇強調和平共存五原則，期對緬甸政府，發生安撫作用。

但是，尼溫獲得毛共的「保證」，只是限於對緬甸政府的一種表面滿足。因為毛共政權在「政府」對「政府」的關係上，常強調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而在「黨」對「黨」的關係上，仍不放棄其支援「民族解放戰爭」的責任。毛共與緬共之間的關係，乃是「黨」對「黨」的關係，在毛共的心目中，緬共的武裝叛亂，正是「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種型態，毛共對之加以支持，也正是其無可旁貸的職責。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本年十月卅一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一項訪問談話中說：「華國錄去年曾簡單而明白的向我解釋說，支持全世界任何地方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共黨是中共的責任。」<sup>②</sup>所以儘管毛共政權對緬甸政府作有限的承諾，可是毛共對緬共的支援絕不會放棄其責任。這個問題，不但是毛共對緬甸的問題，也是毛共對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及印尼等的共同問題。東南亞國家如果不能認識毛共此一陰謀詭計，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註② 「中央社」華盛頓專電，一九七七、十、廿五。

## 法國左翼聯盟的離合

陳澤豐

\*\*\*\*\*

\*\*\*\*\*

明年（一九七八）三月，法國將舉行五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正當法國民意測驗看好左派，預測它們可以獲得百分之五十三的選票；一般法國人民早已胆戰心驚，紛紛把資金外流，又將企業他遷；西歐各國備受威脅，舉世輿論關注此一政情發展之際，法國左翼政黨忽因「共同政綱」（Programme commun）的「現實化」（actualisation）問題，從今年五月開始，演出一場白熱化的內部鬥爭，似乎完全排除「親痛仇快」的顧慮！

法國左翼聯盟的離合

## 一 「貌合神離」——左翼聯盟的過去

法國左翼聯盟 (Union de la Gauche) 是於一九七二年六月由法國社會黨 (P. S.) 法共 (P. C. F.) 與激進社會黨 (Ri-dicale-Socialiste) 三黨組成的。左派大聯合的基礎是「共同政綱」。他們參與競選的共同旗幟是「社會主義與民主左派聯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 et Democrat) ①。

以法共為主，社會黨為輔的左翼聯盟，挾雷霆萬鈞之勢，首先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國會大選中予執政黨各派極大威脅，雖未能贏得過半數的議席，却較前大有斬獲。繼之而來的一九七四年五月總統大選，左派推舉社會黨黨魁米特洪 (François Mitterrand) 參與角逐，曾於第一輪選舉時，獲得百分之四十三點三六的高票，領先羣雄，嗣於第二回合僅以些微之差，敗給現任總統季斯卡。戴斯坦 (velery Giscard d'Estaing)，足見聯盟確實發揮出無比的威力。

隨著時間的演進，左翼聯盟的聲勢有增無減，尤其地方性選舉，更是左派天下。繼去年 (一九七六) 三月的縣級選舉 (election cantonale) 獲勝後，左派又在今年三月的市級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於二百二十一個擁有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贏取了一百五十九個城市。②

儘管左派在兩次全國性選舉與若干次地方選舉中，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但他們的結合並無堅實的基礎。法共與社會黨各懷鬼胎，在競選過程中摩擦迭起，甚至互扯後腿，在在顯示出聯合陣線並不堅固。例如，當第二輪選舉時，遇共黨候選人與執政黨對抗之際，社會黨黨員並未完全遵守規約，百分之百支持共黨候選人。③ 根據一項秘密文件顯示，法共書記長馬爾歇 (George Marchais) 早在一九七二年即對社會黨表示不信任。④ 由此可以得知，左派的聯合僅是一種選舉策略的運用，雖然在實戰中頗有斬獲，但仍不願予以「貌合神離」的感覺！

## 二 「合久必分」——左派政黨內閣的原因

經過多年辛苦締造經營，眼看收穫的季節即將到來，何以左翼聯盟忽於此時此際鬧內閣，自亂陣腳呢？除前所述，左派政黨的

註① 陳三井，現代法國問題論集（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一五八——九。

註② 蔡政文，法國左派分歧及其對政情的影響，中國論壇，五卷三期，頁二十三。

註③ 陳三井，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頁一六七——八。

註④ 蔡政文，法國左派分歧及其對政情的影響，頁二十五。

結合，純為一種策略運用，甚難達成真誠合作外，其根本原因，乃是法共與社會黨無論基於歷史傳統，或意識型態，雙方實在欠缺合作的細胞，而引發爭執的導火線則是「共同政綱」的現實化問題。

當一九七二年雙方簽訂「共同政綱」時，為遷就現實，促成聯盟的早日實現起見，所以在政綱的用詞上頗多模稜兩可，曖昧不明之處。為了適應當前的新環境，修訂「共同政綱」，使其條款合乎時宜，以便吸引更多選民，乃屬必要之舉。不料，自今年五月十日法共發表其對各條款的具體建議以後，左翼黨派即進入爭執不休的狀態，而在九月十四及廿二日的兩次左派高層會議上正式宣告分歧。繼而互相指責，為法國政壇帶來罕見的高潮。法共與社會黨雙方的歧見主要表現在於：

(一)一九七二年的原「共同政綱」提議將法國的九大主要工業團體——軍火、航空與太空、核子、製藥、電子、礦藏、化學、計算機等加上財政金融部門國有化。<sup>⑤</sup>法共主張增列汽車工業、石油公司及鋼鐵公司等三大部門共六個企業團體。同時，其他企業或分公司，凡有被上述企業控制股份達百分之五十一以上時亦將收歸國有。故總共將有十五個企業團體與一千四百五十個分公司被收歸國有。<sup>⑥</sup>

社會黨深恐此一網打盡的國有化措施，將可能嚇退支持他們的中小企業商人，故持反對態度。其後，社會黨作了某種程度的讓步，同意共黨所增加的六大企業由政府參與過半數的股份，但不完全收歸國有。至於必須國有化的分公司數目，社會黨由原來主張的一百個放寬為二百二十七個<sup>⑦</sup>；其他所剩公司，社會黨提議由政府收購半數以上的股份。不過，法共對此一讓步並不表滿意。

(二)為配合經濟的成長，法共主張將工人最低工資由每月的三百四十元美金調整為四百四十元，同時每週工作四十小時。社會黨原則表示同意，但認為在技術上應有所限制，以免因工資調整所引起的通貨膨脹抵銷工人的真正所得利益。社會黨同時不贊同法共所提最高薪資額不得超過最低薪資額五倍的主張。因為首當其衝者將是中等收入的家庭，而這一階層已逐漸轉變成為社會黨的支持者。<sup>⑧</sup>

(三)在國防方面，左翼三政黨在原政綱中均反對法國發展核子嚇阻力量。今年五月，法共突然發表聲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修正，不但主張發展核子力量(Force de Frappe)，並求其現代化，只要法國的飛彈不以蘇俄、東歐及大西洋聯盟國家為其目標。社

註⑤ From Fete to Fiasco, *Time*, September 29, 1977.

註⑥ 蔡政文，法國左派分歧及其對政情的影響，頁二十五。

註⑦ Rift On the Left, *Newsweek*, October 3, 1977.

註⑧ *Time*, September 26, 1977.

會黨則提議透過公民投票 (référendam)，以復決法國是否維持核子武力，但遭法共強烈反對。<sup>⑨</sup>

### 三 「孤注一擲」——法共的苦衷所在

以上所述，固為法共與社會黨的主要歧見所在，但這只是形諸文字，表現於外的層面因素。若細加分析，我們不禁要問，法共何以在「左聯」尚未得到最後勝利以前，就如此強硬地急於和社會黨攤牌呢？有必要於此時此刻因「共同政綱」的爭執而改變它對夥伴的態度嗎？法共這樣做，豈不是過份冒險的孤注一擲？法共既不惜孤注一擲，論理衡情，必有它的苦衷所在！有人懷疑，法共後面必然有很大的壓力，而這股壓力又必然來自蘇俄。<sup>⑩</sup>

要回答這些問題，法國專家學者曾從各個不同角度作過深入探討，並引申出若干理論來，而且每一種理論似乎都言之成理。茲綜合歸納，並加說明如次：

(一) 社會黨的右傾——根據法國現任總理巴瑞 (Raymond Barre) 的說法，法國的政治景觀 (Paysage Politique) 正在改變。而在法共眼中，此項改變之一，即是社會黨的右傾。<sup>⑪</sup> 據法共第一書記馬爾歇的指控，社會黨自今年初開始即向右轉。例如：其拒絕對「共同政綱」的現實化達成協議，其有意拖延使「共同政綱」成為不合時宜，在在均為此種轉向的明證。<sup>⑫</sup> 社會黨果真向右轉，則「道不同不相為謀」，法共別無選擇？只有拂袖而去，為堅持「共同政綱」的合宜化而奮鬥到底！

(二) 法共不願充當副手——法共是左派中組織最嚴密，最具影響力的政黨，擁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選票，在本屆國會中囊括有七十三個議席，雖仍次於社會黨，但始終以聯盟的領導者自居。惟過去五年與社會黨的合作裏，以選民心理與策略運用關係，法共一直僅能担当社會黨的有力輔弼，光榮副手。眼看自己犧牲奮鬥的成果，却由別人分享，其滋味自是不好受。尤其法共第一書記馬爾歇更不甘長期雌伏於米特洪之下，老是為人作嫁抬轎。總之，此時眼看左派當家的時候就要來臨，法共不想再扮演次要角色，充當別人的副手。借用法國政治人物佛合 (Edgar Faure) 的一句話，這是「他要拔別人的毛，而不是被人拔毛」(On veut bien plumer la volaille, Non être plumé)<sup>⑬</sup> 的時候。

(三) 法共內部的暗潮激盪——面對「左翼聯盟」的將來，法共內部有兩股暗潮激盪著：年長資深的黨員要求作全面而澈底的改革

註⑨ Time, September 26, 1977.

註⑩ 賴景瑚，法國左翼分裂和歐美局勢，中國時報，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註⑪ Jacques, Fournier, La Ligne de la Persévérance, Le Monde, 4, November, 1977.

註⑫ Le Monde, 8, October, 1977.

註⑬ Edgar Faure, La Gauche immobile à Grands Pas, Le Monde, 9 November, 1977.

，手段不妨嚴厲而強硬，他們認為，非修訂「共同政綱」，改革即無法進行；年輕黨員則不同意採激烈手段，他們主張先取得統治權，因為這是完成此項改革的最好方法。<sup>⑭</sup>關於對社會黨的態度問題，法共政治局亦分成兩派意見：一派主張立刻與社會黨決裂；另一派則希望等到選舉勝利後，為平衡聯盟的關係再與社會黨發生衝突。<sup>⑮</sup>此種內部的暗潮激盪，自然影響法共的對外態度。

以上三種說法，似乎也無法對法共孤注一擲的態度提供合理的解釋。最後，我們不妨從法國的民族性去尋求瞭解。衆所週知，法國是個富於幻想而情緒不太穩定的民族，容易激昂，也容易迷失，一會兒上天，一會兒下地，對好事熱中，於壞事的豪興也不淺。<sup>⑯</sup>更重要的是，法人是思想之人，主智是法國人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面，長於思想的法國人喜歡將一切事情，用一種理論來規範它。法人在行動之前，必加思索；未來之事，在法人心目中與今日之事一樣加以考慮和重視。<sup>⑰</sup>這或許可以為法共難以理解的作法，下一註腳，

#### 四 「覆水難收」——今後政局展望

法共與社會黨的一場白熱化內鬨，已使左翼聯盟由過去的「貌合神離」，變成「貌離神離」。決裂容易，重合難。根據種種跡象判斷，今後他們言歸於好，再度合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左翼的分裂，對於執政多數黨雖提供有利的客觀情勢，却不能作為樂觀、鬆懈的藉口。巴瑞總理說得好：「反對派的失和，不應該是多數派鬆懈的一個因素。我們應該積極，使人信服，保持警覺一直到第二輪選舉。」<sup>⑱</sup>誠然，距離明年三月的國會大選為時尚早，誰也不敢大意，誰也不能過份樂觀，因為法共的花招是變化莫測的。

註⑭ Patricia H. Panton. Reappraisal by French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 1977.

註⑮ Thierry Pfister, La négociation des accords électoraux, Le Monde, 6-7 November, 1977.

註⑯ 陳三井，法國漫談（藍燈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頁八三。

註⑰ 儲安平著，英人、法人、國中人（上海觀察社，民國三十七年）。

註⑱ Le Monde, 8, November, 1977.